

上從之安置瀟茂州

上既得燕都專設大河諸衛造淺舟舟載米二百

經黃河入濟寧開河至臨清下衛河達於

京

上克建康因定都為以六朝傳朴數代懷欲遷都未

建也及得汴梁自注視之曰四面受敵此豈帝王所

居邪有以都長安言者

上曰轉清甚難姑已之

上克安州諭其民以兵足而食少於是倍貸民粟克

江浙乃視舊徵之既擒張士誠徐信貸之令惟僧

道不免

上渡江或親証又遣將取城令曰凡入敵境聽自責

糧攻城抗師任將士檢刮為己物降即安民一無

所取夫如是則人思奮力戰勝攻克矣

上克建康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命立祠城中歲

時致祭已又聞建康人秦原之周良卿 某者德

行士也於是延禮問政事稱三老焉

上初製軍器矢悉以銅羽之將士攻城也繫青赤

綠曳地綿裙曰裙庄乘即矢不能入背濶簷未華壯

器焉

上初得城池悉用義子為腹心與將士守之得鎮江用

周舍得立川用道舍得徽州王朝馬得嚴州用

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虜州用榮舍真童得衛州

用全剛奴也先得廣信調用周舍周舍者沐英

也

上初克城池令諸將守之禁備者居左右論議古今

校吏主文檄有失罪獨坐吏請將妻悉留京師聽

於外娶

克城獲元官吏及儒生成用之逃者死禁諸將擅用

上嘗曰李察平帖木兒兵最強性者遣楊憲通好

察罕下山東也復遣汪和結援當是時吾以孤兵獨

守無它趨向成敗屬之自然耳已而田豐五士誠判

察罕殺之於是滅陳擒張卷有南土既即位遂圖

中原斯不謂

天命邪

上既製法律頒行諸司而犯者猶衆

上曰吾欲除賊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乎自今吏抵賊者無輕重誅之已而再編律令分枉法賊定其罪輕重者焉

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冠綠巾紫紅絡膊永革釋

禁中道不許行行道左右或昔為匪穿甲其娼優婦則皂剝帽無得美麗華服文武吏及舍人悉

無得入院惟商賈不禁以禮房吏王迪領之迪素解音律又善高樂府夜中遺漏火延燒脫歡大夫

廨舍者奇貯諸賍物者也

上大怒屢掌庫吏及院中男婦重罪已復移院居武定橋諸所又以諸外將率多妖飲興事悉起其

妓集京師院居焉

上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裙襖旗幟咸丈夫之頭騎用

巨黑頭峇罕黑纛以壯軍容

上克達康聽武臣墾荒田為恭文吏悉授職田佃輸

其租代祿焉李善長田居和州叅軍郭景祥覈

其畝步不實

上曰此佃人弊也於是點佃人面為田字以徵象

初令諸郡織月辦幣造鐵中輸京師越期不輸吏版元

上元親征克諸城即給民自押戶田已悉進運之又以上

吏害民命諸郡縣避費對還曰還則地非素習詳知民貧富獎自彈矣既而不用市民違農家子知守者

充焉

上以送使夫與苦民曰貴賤雖殊一爾於是制令使若有符驗給夫二人按察官及使外國者夫四人悉

視田稅出錢顧之無得擅役勞民奪其農務民顧

受顧者聽自便

上初建國以朝政得夫人無肯言者於是立執法議理

司用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官設辟書執法議理

字其上有失許持之極諫

上從焉

同舍廖永安為張士誠所執弟永忠襲其職隨

上戰鄱陽湖有功遷平章克兩廣封德慶侯坐階用

龍鳳不法誅永安死於蘇州

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

上曰善長為相誠不任然與朕同鄉里自起兵隨朕

願艱阻勞簿書功亦多矣朕已君天下則善長當

為宰相用勛舊也爾輩勿復言

上親征宣州長銘元帥朱亮祖拒戰

上環甲督兵擊之亮祖敗走已而舉所部兵為降元

帥謝國璽等棄城遁

選精兵守樂帳前曰金陵橫丹鉄甲交鎗皇五諸把

都見屬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司領之

上蔡知應天府卿司積於諸鄉書笑田稅增城詭

寄之避法壞法害民皆添其髮黥面傲衆

胡大海光蘭溪獲僧孟月庭索得其天文地理諸

書留月庭幕下

上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及其書獻見

上得之甚喜問月庭所師對曰龍游朱淨明

上克婺州立觀星樓城東數與月庭登樓覽天象

浸熟其指授於是今月庭髮安待之甚厚隨

上歸京師已又得慶州劉基江西鐵冠成能天文月

庭與論議不合嘗語犯上

上不罪而謫月庭居和州營軍郭景祥奏其誘毀

上遣拔杖殺之魏州道入姓張名十字字子孫臨川人學進士不中第入行

上圍婺州駐蹕西峰寺基城中人見五色雲幕其上元

帥劉脫因不花解天文曰此瑞杰也不日城必破二

日而回會審安成慶以城降

上親征婺州圍其城甫日慶州恭政石林宜孫遣元

帥胡琛為獅子障未戰

上命胡琛舍領馬步兵迎之一戰而擒元帥李眉享

琛敗走明日攻城不克樞密同會審安慶與守將

帖木烈思有隙夜遣都事李相綬城詣

上請開東門納兵降

上謂相曰事即成富貴共之因指天誓不失信給相飛

字號五百約入城驗所部將士以明順逆比入無訪

使楊惠遠魯花赤僧住死之

上乃即命騎士持令牌徧告軍中曰毋殺人掠婦女

焚民居處者以軍法從事於是兵不離陳市肆如

故聞倉賑貧民撫宜孫母壘城中戰死者屍莫

帖木烈思及僉事安慶院判石林厚孫達江南行
中書分省行樞密分院全華翼元帥府改婺州為
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拒僉院竇安慶同僉儒生
王宗顯知寧越命大海率五翼元帥兵取紹興以
帖木烈思為集賢大學士遣之事夏文達送之京
師一烈思至嚴州夜遁

上曰各為其主耳勿追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

衢州不克五月

上親征至東嶺衢州騎將廷戰

上三敗之騎將走追奔至衢州攻其城旬日又不克已

聞張士誠犯境

上殺李眉章陳保二六月一日還京師

胡大海得儒許瑗來見

上喜曰吾取天下正用此輩除太平府知府陳友諒

陷太平死之

大海克嚴州得儒生上宗顯問為烏江人又克蘭

溪進圍婺州不克於是還蘭溪築城守之

上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

上曰石與我鄉里適濟所用命宗顯潛察事婺城宗
至所識城王世傑家知城中守得人懷異志歸

語

上上甚喜曰吾即得婺州汝為知府

上曰全華吾親征地浙東南重鎮且密通江西福建

諸敵境此其勢必得重望臣鎮之於是改樞密分

院為江南分省陞僉院胡大海省參政居無何將

瑛等謀叛殺大海及都事王愷負外張誠逼城中

男婦數萬出南門經台州僊居縣殺右丞方國璋

赴紹興降張士誠事聞

上改江南分省為浙東行省陞同僉朱文忠右丞總制

處州五郡一州兵馬選都事楊憲為左右郎中參

贊之

上謂憲曰文忠吾甥也少不更事事皆爾主為即有

失吾獨罪爾

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

上以于光代為江西參政造楊憲符印令光開分省饒

州宏所部吳三尉不服糾王思義叛據城光遁走

浮梁憲欲走而無馬於是諭思義大義思義意欲憲
至京師明其不叛也番不殺及江西兵復饒州思義

入福建憲得免歸因以前質金華牛文忠用備

生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頂公事事聞

上遣使追性等至京誅性履而發禕元天錫充措

書夜還憲提刑核蔡使憲復得前使單居仁舉賍

易貨優吏典事劾之

上扶居仁一百廢不用遣使賍謫田杞州還憲江西行

省奪政調山西入為御史中丞

上嘗謂憲可居相位於是憲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

惟庸謂善長曰憲為相吾輩小人位不進矣憲因復

劾汪廣洋不公及善長誣陷大臣縱恣為奸諸事

上於是處憲極刑

慶州苗帥質德仁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元帥

宋文剛於府王道童據城以守

上謂宋文忠兵不給用於是命平章邵榮率眷軍

胡琛等兵復慶城未至張士誠乘隙調呂同金冠諸

暨文忠以嚴州兵少且通桐廬賊境衝信兵即

出無以應援江西而已獨守金華城亦空虛去諸暨
尚二百餘里計無所從乃與都事史炳議以兵貴

虛聲詐誇賊境言平章邵榮率兵五萬已出江西

右丞徐達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魁日勒諸暨

賊兵見榜具告呂同僉同僉議欲退師五里築營待

戰於是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德濟德濟乃與院判

謝再興分門守之夜半令軍士飽食大呼鼓噪

震天地衆齊出城賊驚亂人馬相蹂藉德齊等

因督兵追殺橫口遍野隻騎不還惟呂同僉所

部先鋒得脫渡河復潛水死賊既破而榮至於是

即率琛等兵攻破慶城祐之自縊擒德仁誅之榮還

京師旬月與參政趙基謀不軌元帥宋基首其

事

上命壯士執榮反趙同鎖置酒謂榮等曰吾與爾偕

起源梁望事成共富貴為君臣爾奈何謀我榮答

曰我等終歲出外陷城奪池勞苦功多而不能與

少相守同樂是以反爾因不飲追悔而泣

上亦泣起呼榮曰若蚤為之寧有今日夫逐兔之狗竟

死林下事已至此泣何益邪乃痛飲沉醉

上欲禁錮听其自死常遇春曰蒙事成豈惜枚輩

妻子將沒為奴婢矣

上有天命故其事敗此天誅也夫益天不祥且令

後人效之春竊以為不可

上命縊殺朱等籍其家

洞庭集

洞庭集

紀

大明初略曰

上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任為心腹選文武臣子姪居

之領以宣使李謙安子中晝夜更侍從宿直

上以高見賢為檢校主察聽京師大小官吏不公法

及風聞事奏之於是見賢與僉事夏煜專務劾人李

善長輩咸畏焉又有兵馬指揮丁光眼掌巡街衢街

衢人無引蹄者悉捕治充卒伍而凌說楊憲亦執去

不阿

上嘗曰此屬猶患大有即人鮮不畏者見賢又言賍吏例

謫居和州無為二州多荒田請人投二十畝墾之且得

人輸稅充諸役

上從其請以參軍郭景祥為首而遣分處撫並又

宦官佛保理墾田一

上乘黃船伴至和州登岸駐馬呼前鎮江知府楊遵出

款之曰爾非楊仲弘子邪素問學多材而忍心刻行

昔徐達嘗言爾知鎮江增民田廣其畝示多人目曰粒

曰揚又戒兵糧耐留乎今幸即無用夫增田成糧之人
存之慮生心事命誅之既而見賢為揚憲劾其受命
容王主簿豹皮遊亦謂田和州於是先誦者皆指見
賢焉曰聖曰路非爾故哉今行自備之安得言無報
也夏煜亦犯法

上取至湖廣校諸水丁先服害民事覺胡惟庸鞠之明
上併誅焉

高見賢奏榷吏張有道鬻選

上命楊憲鞠之有道承受御人徐君瑞求樞密錄賂十

兩律杖百

上命解其屍儼象憲奏曰臣職寺執法有道不當死而誅
之是臣壞法也

上從憲言罪如作

上自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從行先鋒張煥曰大夫也

巡軍曰吾不知大人何人犯夜者執之爾再三言得解明日

上賜巡軍未貳石自是不復夜出

以軍儲不足禁軍民造酒處者罪之

上謂平溢曰若居廣州茶謀石木宜孫所聞若故部屬尚

多今以君為浙江按察僉事往收其至今師聽我用溢於
是集部下卿兵二萬遣其子先師之赴京聽調度

上大喜用溢為御史中丞

上又遣胡琛歸廣州收集故郡屬許琛王府茶軍即率所守
廣州城琛以軍儲缺也徵麗水等七縣富人銀給之民苦焉
或言其弊

上白琛未可較也琛率兵攻温州不克已又率兵取福建至
浦城與陳友定戰敗為友定所殺

上授其子世襲指揮

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居京師自具糧食

上命溥居聚寶門南立坊稱宰相街已而溥生事毀之溥
者陳氏偽于章也

方國璋既獻三郡不奉正朔

上故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

諭焉國璋吞曰初獻三郡為百姓計其議國謂爾

國發兵守之而城仍歸我未至遷奉正朔且當其時

慮張士誠陳友定未攻援兵不及則危矣故以正朔

為名使無以罪爾夫國璋為胡元首亂元亦惡焉

不得已招我兄弟授之上秩此其心何嘗一日忘我弱哉必欲從命請多發兵兵至而三郡還國瓊願才子姪聽命京師乞一身不仕以報元德

上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晚矣

上以嚴州密比杭州敵境命徐達拓其城五里築之而移浙東省治又守以金華兵未幾諸暨院判謝

再具叛降張士誠

上乃陞同舍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叅政更築諸暨城五指嚴下屯兵圍進取當是善德濟所部將士家共尚

留嚴州有潛移新城者李文忠疑德濟使之誅都

事羅彥敬以懲後人諸將咸怒曰吾輩守一方不恤

死生攻戰勞苦多矣今碩略不能相容却說德濟

別圖富貴德濟曰夫殺彥敬為廣信戰卒莽故

非為我也爾輩勿再言言者以軍法從事既而士

誠兵寇新城德濟且戰且守文忠兵至因遂破賊

全其城獲駃騎數十復聞

上召德濟赴京師入見

上指示群臣曰此固豪傑士也孰謂國家無人物哉

遷浙東行省右丞賜駿馬一匹酬其勞而召文忠貴之曰爾不善御人德濟之量非爾所及也克杭州遷左丞

久之

上命徐達征陝西在浪不利悉誅部下千百戶十餘

獨械德濟聽

上裁至滄閩

上勅曰胡德濟有守新城功宜宥之仍隸達聽調及

已復為陝西都指揮使有疾

上命醫療為不愈而死

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未降

上賜衣服遣歸已歛策張士誠去諸暨五十里築堤

溪中水發即浸城乘船攻之可克謝再與爭數

年克不能奪也及紹興歸附城萬戶京師誅之

安慶者長江上流要衝也而為趙普勝所據

上累發兵攻之不利已乃調黑先鋒率兵水陸俱進

舟至樞揚普勝豫置鐵索橫水中扼着索即不行

於是先鋒及所部悉見執而陸兵亦潰散當是時

陳友諒克太平殺其主徐壽輝稱帝友諒與普

勝同事者詳思其為變也誘殺晉勝江州而別留兵據安慶

上既克安慶命金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馬邑而

諒再遣兵攻破之伯仲程八咸遁走龍江知府諱

事亦道中道聞寇兵退復掃撫安其民事聞

上怒曰主將不堅守城陷即遠避寇夫知府者又走

也出亡迎而又能棄廷退安民此其罪輕重哉於

是依失城法論誅伯仲等常遣春諫曰伯仲渡江

舊人也請赦之

上曰軍法不立何以戒後人各賜弓弦各自緘而許其

子孫聚本封伯仲弟老哥復封南雄侯

上謂張德曰江西湖廣地幸產茶故前代立司江州

意在茶課爾若宜遠官分詣諸郡州縣勘見所收

數行額資圖用

抽分場官盜竹木事發引高官駱官等十餘人

上怒曰爾輩近侍景年亦何不知法令倚上勢強取

官物充私用抑以其罪正典帝人不同志處以重

法

曰文臣隨渡江皆李夢與侯原善院弘道楊廣果

樊崇昭咸皆守簿書軍機又撥勸勞數十餘年不可

不報其金子孫世為所鎮撫按領道官人可毛某即

克太平文得歸

上問按察僉事善山言設官店浙江及直隸諸府除官

收其課給軍州且祭奸細已而內府官道押公走

馬合謀宿妓富樂院事露

上曰錢谷官非侵盜其稜勢不可得錢命數之凡百

餘人詢其半徐州守門半隨軍辰州參軍部

上頓用優人張良才時令非謹良材因擅書省委

教坊司昭懸市門住近侍臣言之

上曰此吾寵良材過命先鋒張煥縛於之久而患以

考優人為中匠月給米五十石

上謂李善長曰江西湖廣諸湖池官理其課訂歲得

百餘萬石厚已然其中豈盡无弊哉爾每歲冥

遣官休數欺隱者罪之

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水田民率即山果石為

田耕之故其農事苦甚

一曰墓有功於國歸田畝科伍合令百姓知墓心

上謂善善長曰陳交諒用善類不花領湖廣無稅今既已得

湖廣即以不花為應天知府兼稅領之故湖吏三百

餘人悉仍舊職已而稅多百姓苦

上疑不花與湖吏相通為弊赴之歸已簡築城贖罪焉

魏林兒者柔城首亂韓山童子也山童祀敗林兒與

其母逃之武安潁州人劉福通迎林兒碭山夾河立

以為帝稱小明王都毫國號宋改元龍鳳河南行

省平章吞失八都魯國毫林兒因北安豐福建破

汴也復自安豐迎林兒都之已而汴為寧軍帖木

所陷福通因棄林兒遁歸癸卯三月張士誠圖安

豐福通請狀

上親授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城下士誠遠解其圍

福通奉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於是士誠兵復入

焉丙午三月

上取安豐按至正乙未林兒以

上為左副元帥戊戌

上示郭彥仁謂龍三年以爾掌兵索而鎮江人為

上立碑文用龍象手瑞是

上命指揮傅有德將騎兵三百與徐州陸參政哨濟定以
 警中原賜有德宴發朝服十餘人令葉國琛陪
 改

上遣宦官覘之國琛令妓去皂冠帶美服雜坐
 上怒執國琛妓同鎖馬坊而割妓鼻國琛溫曰死則死
 爾奈何與根賤人同鎖邦

上曰若不遵我別責賤故以此辱之報數十謫充備
 平瓜州久乃得免

張士誠者稱張九六者也九六及 將史椿皆士誠謀
 主九六見執椿知士誠終無成諸將又率驕情不戰
 曰事子女玉帛恐諸活侈而 丞徐義數嫉椿敗
 之當是時椿守淮安因遣使奉書降為士誠所
 覺執椿戮於蘇州士誠乃以三殺夫兼德新落
 文謀其國三人者小人也行事務從士誠於是

人為詩十七字譏焉請曰丞相故事專用狂秦一

而士誠第士信亦能嗜酒色迂江浙省丞相塔失帖

水見嘉興自奪居其位未飽以潘平章守杭州

上悉聞士誠兄弟所為曰我事皆經心法不輕恕人

尚欺我乃張九四終歲不出外戶理政刑求不為

人弄滯乎且士德史榜已死独任其第士信何足

言固也丙午三月命徐達圍蘓州士信守閤門方

妓叙中砲死城破械士誠敦夫德新齊文京師

上命繼殺之而所獲元叛降士誠人王哈刺不花徐

大舍單同僉然天瑞皆戮焉

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諸府州縣六房有

稱主文先生及楷書手積歲持官吏陰私憲改

害其民者爾投檄悉取致京師誦之成雲南五

開衛

河南山東諸辟縣吏未親

上曰收民之賦勅之耕桑俾無凍餒送死養生

足供上役已爾諸郡縣吏皆不務此而反設其

男子婦人妨奪耕植利已損民豈為民父母

義哉於是命指揮毛讓問明其罪杖之各百

上謂善長曰濠州吾鄉也兵革之後人煙稀少其田

亦荒今天下民無田者多且徙其富庶地數十萬

人居濠州村鄰給牛種令墾諸荒田為永業不數

年可望比他郡縣於是善長奉行其言以監坐周某賢之

上謂李善長曰陳七及病沒兵士妻可悉令居憂婦

營禁其出外遣人巡視守之外男子無故入營者

治以罪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儻請不應

上曰咎在內執法吏及巡按察官寬民於是樞問

京畿之佞御史何士弘等繁之馬坊而諭中書省

御史臺都督府言得失明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

一曰戰亡病歿兵士妻數萬悉居寡婦營陰氣鬱

結二曰供役人死暴斃不收三曰張士誠未降首

領不宜謫為兵

上曰寡婦聽嫁人不顧者足之鄉里依其親戚供

役及未降人悉免之旬日而猶不雨

上怒廢基為民諸御史校察官皆令自保船安置汴

梁橋問官吏赦罪還其職已而得北方欲用舊人

上謂楊憲曰汴梁安置者非舊人耶盡用之

上曰歷代錢與金銀兼用之市俗以錢十二文當未

升斗主石依其數廣以相直今上制凡估販準錢

數定罪既又錢大中當十錢未幾廢不用

狀忠者耿三舍也初與毛讓等隨

上為獲心數遠察浙江官吏問民疾苦是時衛

金華方秋旱而有司不聽民告災忠遂奏

上怒攝罪官吏既而忠為大同衛指揮聞中監利厚

也詔其計取之大砲藥須班捕忠即豫令家人買

俟而語忠盜者皆入班捕以此誘千百戶舍人兵士

悉託問下或輸兵糧及於輸兵需物中出監引又

偽為戶部羊印倉欵虛給高賈月宜鹽反為欵事發

上槩疑之詔天下徧捕大同鹽賈及追倉欵引目不問

真偽一至官錮既明已支若未及人咸誦為兵監

引致入仍攝忠治其罪

上即位高麗王頴奉表貢方物餘臣

上賜金印封頴高麗王其臣李

呂璠與四王而自立表請易國號

上改高麗曰朝鮮聽自為聲教行之已而成桂更名曰

納金印求朝鮮印及封誥

上不從初旦進賤有犯上語而借稱鄭姓名其撰水

上罪使者以所貢金鞍諸物還且責致鄭人於是旦

俱即送鄭某京師謫雲南安安置因命遼東都司某

逸不聽高麗通界及商人貿易求絕之

湯和姑夫席某隱常州曰不輸稅

上曰席某恃和勢不畏法故敢如此誅之常遇

奮力諫不從

金華歲貢香末三十余石

上曰朕訪聞民間擇未園紫者黃絹囊護進呈為

民父母奈何苦民若是自今同秋稅送官廩嚴

不許歲貢

上曰極刑之家五服子弟未免恚恨不許用為官

吏違者罪之

上曰華元貴元居脫：故宅尚恨不足乃又修太長

公主府勞苦兵士且家古邑日畏吾女直許存者

皆為兵謀其部下此屬有父老涉漢即起異心事
莫不小而胡人所遺妻妾悉留不發上視則詔其
意欲何為於是遣何文輝代元領兵又得與病
至京師而卒

沈璠自杭州至京師言市民子半不務生業夫衣服

出入公門結官吏屬事通賄賂亂法害民

上於是命浙江直隸諸郡縣市民子悉視丁出錢貨

馬至北方供驛

上曰我於花木實可食者植之否則不用故茶葉

柿及椶椏樹尤所珍護至其他危園亭館奇禽異

獸咸不留意中

上以陳寧為廣德知府歲旱廣德民告菑

上不允寧自至京師奏曰父早不收氏有饒色若復

徵其稅民必逃徙就食蘓州是代張士誠益民也

上曰爾膽幾何敢為此語久之令蠲其民今歲田租

丁國寶者韓林兒監察御史也

上用為九江知府彭澤縣山民叛國寶慮此兵遣難

侯於是集鄉兵親殺賊敗之事聞

上賜國寶鞍馬以其有武畧改指樺官至御史大夫江

靈山有功生胡性庸親狀誅籍其家

上嘗使人聽察諸將家有女僧誘幸高明大海妻奉

西僧行全天教法

上怒投二將妻及僧於水

甲午李保兒見

上滁州保兒者

上親甥也

上甚喜于之賜名文忠擇助教為己養其可任大

事遂命以舍人領兵

上克婺州立大旗南城書其上地曰山河水有中原

及命胡大海圍紹興豫政紹興為府當是時

縣邢元帥新昌趙萬戶慶元方平章平陽周恭

政瑞安黃元帥建寧阮恭政福清元恭政莆田張

元帥皆以兵及書未降而大海圍久不克

上召大海歸守婺州紹興有隨信三人者稱趙宋子孫

請大海再攻紹興已為山鬼

上曰大海圍城時不出見今其歸乃有此謀事虛言

未可知命有司考問三人果為張士誠所遣并其家屬誅之
上曰朕思之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也惟庸謝曰臣慮不及此

上以葉春玉興宗質實不貪除春儀鑿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
興宗全幸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謀也難牧民

上曰興宗隨朕久性廉勤善處事雖偏吏不及以牧

民何不可邪又
上至嚴州李文忠亦言之
上不從興宗比官全幸三年甚得其民心秩滿陞

雲南府通判調高州知州倉院任亮集民為兵
興宗曰元末世爵聚則為兵散則為民夫兵皆民

為之稅量何從出也奏乞寢其事

上縱焉陸懷慶府知府入朝當是時
上方以養癸力田責官吏而興宗亦在責中指揮毛

驟奏興宗有名
上勅除興宗不問還懷慶未幾蘓州知府缺

一謂胡惟庸擇一人能為蘓州者既而問惟庸曰
尚得其人乎惟庸對蘓州上郡得人寔難

上曰朕思之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也惟庸謝曰臣慮不及此

上令移檄興宗便道速任三年而政聲大著

上曰興宗可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至京師辭

上曰久不見若老矣吾贊亦浸衰賜宴及鈔撫遣之

至河南生事累事白病卒

汪廣洋罷既而生貶

上遣近侍賜死舟中廣洋妾從死

上訪聞妾沒官陳知縣女也因曰沒官婦女例給功

臣文臣得給不當例於是勅有司勘胡惟庸及六部官種分配罪治焉

此比

上以天下稅課司率欺隱其課於是司遠官一人問課
辦之視為定額又除守玉門 軍為諸鹽場官友

巡撫既以其害事廢不用

金華浦江鄭仲德為人詎以通明胡惟庸事及指戶

部鄭負以烏部拒糧倉糧

曰鄭氏義族也所行肯爾部是致還仲德等印

遣人送至其家

藍玉全家入中雲南鹽萬餘引倚玉勢先支事發

上曰侵民財阻鹽法莫大於此九功臣所中鹽悉

令緩官

尚書即某侍李善長勢縱恣為奸

上誅之籍其家得卽某父兄及他親戚屬公事書

命胡惟庸至杭州視其名攝問處重罪

諸布政司待空印紙至大部鈔谷幣帛軍需繆者更

之而以印紙填書呈補其卷事覺

上怒曰吏敢縱弊欺我至是邪此無他部臣肯恣卷

隱故滿省遂承之於是悉誅部尚書及布政司官

始議制半印助防許偽為

上用毛某為參議病卒其子驥以舍人進侍

上寵愛任如腹心官部督縱恣為奸

淮浙鹽場咸張士誠地

上以兵民食鹽銀得命拒審院經歷司批給諸將家

人標船高駝沙界率貨易鹽至京師鬻之令兵民

得食已而克諸暨立抽分所唐口閩克處州立折吳

渡許境外商即兩界買賣於是唐口吳渡稅鹽皆

變易銀市白藤碗黃諸物因用資焉

上既即位議立鹽法許商人運米中鹽邊池不勞耕

種而兵食自足故北京大同永安雲南兵悉獲

其利云

初改樞密院為都督府以朱文政為左都督已

又改曰五軍都督府

周諸衛都事即令大都督擇考秩宣使及諸衛

校滿令吏用之給封誥

上聞倉事陳養浩為詩譏切時事取養浩湖廣

陳友諒紀建製敗歸至太平執徐壽輝自立為帝都

上即縱敵帥遣之易達達亦得歸
常過春初報盜劉聚開

上遣胡大海同行江州柳友諒勤靜未振也辛丑六

上駐師和州帥衆十人棄聚未降

月友諒倫平章李明道帥兵五萬圍廣信大海以

上日過春未為上卒乞糧飽食備人各有主我安得

兵擊敗之即陳擒明道及部帥王漢二等十有八人

用之過春請至再三詔以渾泣

明道改書漢二兄溥以建昌未降

上曰爾姑從我渡江他日免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上大書立授明道江西行省平章因益洋友謀虛實

上先抵采石元兵陳於磯上猝難登岸遇春請至

用明道為向導而親帥舟師先取安慶友諒既死

上麾之使前過春即挺戈先登逆克采石

上克江州遣明道至南昌范州廷遂廷遂使使奉

張士誠遣兵圍鎮江城上官軍及倉卒出擊敗之賊

書降

登舟適去

上入南昌城饒州吳宏及臨江諸郡皆降惟能天

上親帥戰艦追至黃石永沙不及而返鎮江人叙

瑞樓賴州遣帝迺春園之天瑞亦降江西悉平

上功立碑西城文用龍鳳羊蹄

乙未

上已得天下毀馬

上帥兵出哨為敵所得敵帥亦見執我帥兩欲相

上御宮門召禮部尚書陶凱諭曰皇后父徐王馬氏

易以和而諸將無敢先往者徐遠獨挺身代

宿州新豐里人也以兄弟舊序人目曰馬王馬五

上敵遂縱

少者背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

上歸於是

疾惡人有為不義者視之若蟻然或少禍其意

蘇殿擊全至死無所憚鄉人皆敢近視天下將

龍王以念身殺人從家定遠及群盜起巴乃孛皇后
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伴育為已女已
而郭氏首惟甘即收卿氏兵朕亦為部下七皇后
妻馬天下已定皇后因正位中宮封王為徐王后
母郭氏徐王夫人朕以徐王無子於是立廟太廟
東歲音祀之然稽諸典禮是也於是又即王
故所居里中開墓南地為新廟奉神主歲春秋
仲月命有司敬脩祀事其闡述大略勒石而不
朽焉孰於是為徐王廟碑

御史臺管勾宇文柱生事孛索得其箴書百封成
浙右儒吏獎譽未進及柄人者惟嘉興本人王鈔
父與鈔書託柱改鈔所任悉忠孝言

遣使奉詔諭其父賜白金百兩附子五牧川
叔五斤綿十匹令有司獨鈔戶雜設及步兵後父

上表謝

附鈔父表及書

布衣臣王言伏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

敕樂謹上表 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

於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露於 雨露輝生道

華次勒御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 皇

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報

日躋任賢使能與克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

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之伏

念臣性資愚陋幸術迂疎分并老於山林名敢

求於晉纓教子之義方之訓承 恩忝科甲之榮大

邑分符深佩選倫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

全俾恆守於忠勤庶少酌於知過何冀上 聞於

天闕過承下建於星軺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

春主於篚篚芳椒助養上榮扶衰豈期枯朽之餘

遽拜駢蕃之 賜征徃特免喜懼交臻臣 瞻仰

清光鈞陶 聖化心同犬馬願櫛報効之誠景迫桑榆

秋觀太平之盛謹表奉稱 謝以 聞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奉洪

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 嘗

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采至剛於德清中

任不知果然手本家慈清之徒已辨兩關黃門里
長父婦安中首皆不德而詳里長不赴京舍此甚
良其也正版安靖費者十二月間本縣之足新市
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限元專慮欲字家
願在彼特安詳皮可否則安未取恐川迹世述或
遷轉不常蹊跡勞頓我今編羊之一老景漫學
歲朝廷容侍親則上華求第父子相見以冬余
不審有否如得分採以養亦足為榮若使屢關支
則不必也此事須清心察已以庶自守食不飽存
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
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
高心振固以忠勤為本地已當已謙敬季業更
須勉力服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番玩自然所
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
廉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志定之事律許則行否
則不可于其紀也此從漢有便可買附子一二

教一椒一二斤起稅而未余物非所親也臨川奴
世重俱无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為憂年折西來償
極贏白者十分一斤可見太平之皆矣安西維有
來者而性者記不可得汝之外男何曾寄書與
屋俞圭簿批候去吾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輝
車二親俱康健希希于十一月望后逝世余外親
俱安託令知之路遠作書不暇詳盡洪武 年
自 日書什男移

元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尼素侍制黃殿
士皆杭州金谿人也大將軍徐達兵入燕都素走投
所居振恩寺井中僧大梓等稅出之謂素曰因史
非公莫知公即死是死因史也素由是不死殿士投
若賢坊井從人張午救負之出泣曰公小臣死社稷

耶殿士曰齊太史兄弟非小臣哉午終不解這合酒
敬令家人散舞環鼓士守之至暮會遠令勝因臣悉
翰言身殿士因論午取告身午喜出泣及還殿士已獲
從井元午買棺斂殯僧持與營至為素入朝為翰林學士
上適幸弘文館素至而履聲徹簾
詔問之素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素誠老然元臣耳何不守余闕廟和州於是編素
若和州再歲憂懼而卒當是皆素年七十計召用
六十有八云

詔孔 廟春秋拜奠遣使奉香 月上丁致祀曲阜
林廟免京師及天下通祀刑部尚書錢 戶上言孔子者
百王之師以萬世為土者也夫天下祀孔子也天下視
聖壽此報本之禮不可廢會

詔 臣子節之及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急以其言頌之召唐講度書唐因陞立不跪而講或
糾唐革野無人臣禮唐正色曰述古帝陳聖言不跪
行焉唐邪已又諫宮中不宜揭式旨圖忤
旨待罪午門終日

上悟賜飯撤其圖

杜德稱者慈溪人也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此秦

府紀善林溫侍大本堂

上嘗洗客問人品高又仁者有好惡之旨德稱悉舉

經傳要言對至問三教也則曰治天下當法孔子

遠晉王府右侍辭

上曰江南大儒鮮過卿者對曰臣何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法文人爾基峻隘寧足取哉久之召德稱還德

稱也十二月日萬世太平策

新代 宗茂王正未與汪同起兵禦寇

上以 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生事罷徙濡須久之

攝至京師使出產城築所賦尋復十倍其產不給

也宗茂子仁年十九效緹縈事 書得免居無何

病卒於還康

台州人朱煦父季用為知福州府

上詔天下盡革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

五月倒起之京師論罪喊築債日數十緡季用病

痢又被蠶楚頤費力弗仕且夕乞死煦惧不敢離

左右而成其二弟共守防之季用於是得不死當

吏告狂者甚衆而其令頤益嚴告而謫戍遠地及

死者凡數人於是煦謀於季用僚吏同後者曰今煦自

度無他奇計脫吾父訴不訴等死爾即訴而得免吾死

無悔於是遂訴之有司以聞

上欲季用復其官同後以季用免復官者十有四人

季用兄弟三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願以身代

上問其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贖兄命

上從 誠於是許其代而陰戒刑者即有難邑則殺之

三 二人延項侍殺弗果殺

上嗟異取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兄竟死焉

黃嚴人陳圭父叔弘為讎人所告罪當死圭訴有司曰圭不

能諫父陷父不義此圭罪望殺圭父曰日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圭而赦叔弘不殺俟天下入勦官至播告為

勳已而刑部尚書聞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出法聞使

侍訪乃聽圭代父死而謫叔弘戍雲南

丞相胡惟庸謀逆所居近西華門內使雲奇方守門

知其事是皆惟庸詐言其第醴泉湧出妄

上往觀

上因性而車駕當經西華奇慮與會也爾驛道勅

狀以行急故其氣勃碎古歌不能達所語

上怒奇不敬令左右槌播之奇且死右臂將折猶奮然向牀厲第

上於是悟及登城四顧則見第中壯士志衷甲戈屏帷間於是

上疾驅返搜殿賊乃就縛比呂奇死

上憫奇志賜左少監賜望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給酒掃六人

大常張孟兼自奚為文奴僕同輩劉基嘗為

上言、章士采瀛第一臣基次之又其父孟無於是孟無

翁、高已而用濤基薦除山西按察使事善糾擿有

聲言陞山東按察副使當是日山東布政使吳印鍾

山寺僧也

上親選任賜金帛令妻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

因自尊重待孟無礼稍簡然孟無自任無敵而印

新用且又僧也易之印侯孟無道中門、孟無謂

印位雖大不當由憲司中門召守門卒

朔望謁先師令諸生講經孟無改語侵說印

以他事求為入布政司適業餘更充其惡其言將

上前然孟無特欲私印封事終不上也於是

俱勸印上封事言孟無見侮狀

印言以為孟無凌我任用臣大不避

愈益憤即捕為印書封事者論以罪

請去位避孟無

上大怒曰孟無敢與朕抗折朕

杖孟無詰問下令衛士持

印、齊角、口矣、為之

翦勝野聞

吳郡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珎元初藉

翦勝野聞

一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為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

六重七俱絕嗣最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縉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木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刃漸眾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若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

翦勝野聞

二

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塋泗州先考塋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根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隴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

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
氏吳國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壘焚香告祭
之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
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
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
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
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

翦勝野聞

三

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才
穴 太祖與仲兄謀草塋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綆絕
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
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髮髯有應者具 淳皇帝
諱神曰為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勝比
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等遂將其地而棄
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地覆而就之因

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阜坐
馳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頂復報戰亟戰
鑿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太震白龍
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
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檣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子其輔之
及過蕪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也夜

翦勝野聞

四

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郭子興據
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
十年主君當為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養士人人欲更試大位
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
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
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

土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械俘囚百餘
進晉之屬

帝曰之曰盡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

為哉 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

為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參政臣周伯琦 帝曰元

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為亂耶伯琦惶懼不

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

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誅之以示

翦勝野聞 入 五

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為陵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媼

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弭師常遇春不知

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

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

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盛

怒宿戒開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

疑有變乃拔劍斬開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

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

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爾且吾之不許元帝亦許

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

治焉天命在爾二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

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

屢潰乃命曩所誅鬪骸為基其臺即就此洪武三年

事也

翦勝野聞 入 六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節屢廢思得一事即以此

紙書之綴於衾衣或得數事則粲然滿身若懸鵲焉

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嘗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賜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

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朱學士謙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慎

輔行謙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遂土請歲親陛

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

深信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璉孫序班
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日夕之憂惟 陛下哀憐裁其

罪 帝徵候人職之無恙大怒下璉慎獄詔御史就

詠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

泣諫曰臣愚憚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其死 帝

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

赴湖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

何預汝耶因編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

衣烏者皆斬之曰 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

剪勝野聞



七

救濂死而更令人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

為作福祐之 帝輒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無相

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璉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曾則是日誅 蓋寡若按而下

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 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 帝怒舉盃擲之羹汚狼籍 后耳畔微

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
入中有冒名代請者 帝大怒命鍾衣術戮之吳

僧承隆有弟錄之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

以武士衛其龕至兩華臺出龕室開拜辭入龕書偈

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

語 陛下若過早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

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雀盤旋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

子人誅時太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

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神僧承降雨也 太祖御

剪勝野聞



八

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 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

焉之圖及 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 太子諫

曰 陛下誅 過溢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

杖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

執與使我潤珠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

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上有

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卽以所坐榻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詛之而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散集中得偽漢上梁文卿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遷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啟土地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

菊勝野聞

九

庸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稽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儆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堦前朱雀後玄武輝燁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暈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時中天之華閭金釘朱戶啟肯

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律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 帝威衣端拱帝王宮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露雨露民安物阜悉依歸

南嶺嶽嶺歸奏表西方土珍奇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北萬里幽寒苦霜雪江南佳麗樂舞平北屋熙熙被帝德

菊勝野聞

十

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 帝座才登明歷歷泰階光萬丈下邊境蜂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邊秦率土豐登樂闋歌伏願闔閭開宮殿魏王几之端巖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初網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木支百世无君既道復留兵開平猶有銳觀之志 太祖遣使

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漫覽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天心何處不昭回信印
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
至太傅自枕褥下出一劔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
他人得以僕汝也自後諸公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 上為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 不已時太傅

羸野聞 十一

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 得非妾夫徐
達負罪於 陛下耶 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為念亟
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為張王今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
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宮人遺絲綉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
其幾纒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

寄食爾 帝因與之人時生寄酒案惟供司士
几尚餘空 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朕坐乃與生對
席問其鄉里口某四川重慶府人也 帝因屬詞曰
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

那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翼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
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
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
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為 帝也明日忽移名
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帝笑曰秀才憶昨與

羸野聞 十二

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
命除為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僧宗泐性頗聰慧 太祖愛之令其養髮髮既成欲
官之泐固辭乃止 帝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
辭行至外國道逢一老僧泐遙拜問之曰西域此去
幾何老僧曰汝頭自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

西域求經惟老師指教僧曰毋行世自勞爾為我致
書 明主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時作水陸齋齋以答神祝

上御製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尤之乃止

爲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

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後國事既

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

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殿禮臣其殘骨積後敗國喪家

帝特惡焉故極于此典

帝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

之地縱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其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他

勇勝野聞

三

事幽之空室中絕其樂食三馬后竊以餅餌遺之一

日煎餅斧中將修供爲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膚

有傷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

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爲天子也因留之宿

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胎做梳爲

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卽位

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七謁帝令工部草

創木宇居之不令入官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

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謂

舉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慙撫掌曰善哉善哉

太祖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猜以

爲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執視因

喻其旨謂謂婦人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修君民

宥其室蓋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帝親見火炎

自空中下乃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或云雷

勇勝野聞

三

帝蓋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貴妃某氏薨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莽太子

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

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莽喪

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歷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

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况於天子之嗣乎

帝大怒以劍擊之太子且走曰大杖則走翰林正

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

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帝謝罪

帝怒始釋

馬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雷雨電 太祖甚不樂召徐

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窆安汝其宜得助應聲曰雨

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宜

已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啓輜 詔賜勅白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篤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

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

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跣櫬

錢道哭至第命收斂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勳勝野聞

主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周其後事而

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

侍臣曰 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

釋然自願豈非天授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

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

以我從釋氏也尤則摩頂之謂矣則字近賊要生不

敬命收輜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瞽不知忌諱乞

再表式永為遵守 帝因自為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役稅之右軍言周

進曰 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

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衛告歸省假衛無

錫人去 京畿甚近與 上刻六日復朝參衛七日

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

棄市

獨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 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

勳勝野聞

主

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

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

也 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伴狂病

顛拾啖污穢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

錐凱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棚於牀下久

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繯還

奏狀上不為疑已而 太祖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劬致恭 帝問曰此

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也

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

在軍中曾為草露布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

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旨成

繫之淳以文成得罪悚慄不自保至 京師遇

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敘屍姑

乃大慟之 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

從屋上遞入景景傳易數遞始至便殿音燈煌耀

蕭勝野聞

七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

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

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

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

勿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報定冊乃上之

遙望燭影下 帝微徵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旌

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

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

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

蕭勝野聞

六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因學文吏既祭

幼上文獻之先是星變 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封

事謁丞相不拜躬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

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 太祖覽其奏詔甦於中

書者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為文獻

辭當 上意即召見曰錢甦乃者在對曰臣校簿

後湖 上悟曰丞相饋汝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歸

帝許之曰為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

蕭勝野聞

六

勅爾善開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 帝心欽

哉勿替甦稽首 陛辭如何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

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甦密上其事 帝嘉其績

密報之曰 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

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草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

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

莫可控訴乃覈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異其容

儀問曰今媼為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 帝

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
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成伏辜死室
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夫馬
餘年無足傾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
妾得保首領入朝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論之曰
厥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波諸難功在鼎彝
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仰赦四十餘軍還
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勦勝野聞 八
九

復命曰臣未嘗徧述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
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
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
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
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六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
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若遠疆偏倭小國城
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

而知足當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民之
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十餘坐封疆數萬餘里尚且
不異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
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
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
邠兵之法臣豈肯執途拱奉天顏頤之未必其生逆
之本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
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滿上
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
勦勝野聞 八
十

和為上罷兵為速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辛年
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
堦取進止

在田錄

泗水張定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 上皇以賣腐為生皇

覺寺一寺僧眾爭來買之遂為主顧生 太祖之夕

鄰里中只聞 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

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

夢 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掌金椎

而下彬遂覺至晨候 上皇來欲語之 上皇不來

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即問何故一月

在田錄

不來莫非有恙 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

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

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為長老弟

子共之願也

高皇為兒童時料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為一群採蘆

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眾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為陣圖列眾小兒為行伍習行軍

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懼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

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侄皆相繼而亡 上皇既

殂家益無聊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

里劉大秀與地以葬葬既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

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隣

姬汪氏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

已 上既即位欲遷葬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

改葬固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既葬而復遷之不惟

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為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

在田錄

栽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歲陰靈亦安誠萬萬世無

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

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 高

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高皇既在寺值歲凶僧以歉收不能給眾仰各還皇

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烟而徑進暮投孤廟以忽踏葢

紀實也

高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為羅

地為瓊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言停膠
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光始出遂盡殘
騫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吸着

高皇資稟生知勤于問善每遇問聖鄉
遂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孟子

帝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為六人 高皇曰
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

在田錄 二

上漕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策中有陳四
考來共語又取以學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策

大吳 知為陳所竊狂聞 上不認上欲歐之陳

笑 上

身無所碌碌 相者于永安橋相

向皇異之因陳已處世變身脫難危

百泰相者曰汝今當大通云言並

口為大通 在

一入一山深處一人

入一山深處一人

入一山深處一人

入一山深處一人

入一山深處一人

曰今天下亂汝何為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
解以授 上乃赤搖光玦也 上因扣其姓字曰我

此山之神也忽不見 上遽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
有天下及即位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出

高皇微時過刺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
一所乃人家也園垣缺樹荆是兵火所成者上悲嘆

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 上取食之
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 上拔采石

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 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
在田錄 四

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為凌霜長者或曰凌霜
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 皇祖死時年十有七
歲矣又十年方起兵滁和時至正甲午巳年二十七

歲矣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天潢玉牒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熙祖生於

宋季元初 太后王氏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淳

皇渡淮因家泗州 太后陳氏四子長南昌王次盱

眙王次臨淮王 仁祖年五十遷鍾離之東鄉天曆

元年戊辰龍飛濠梁九月十八日 太祖高皇帝降

誕先是 陳太后在麥場見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

冠紅服象簡來坐場中以簡撥白丸置手中 太后

問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時將與你一丸

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誕白氣自東南貫室異

香經宿不散後不能食 淳皇求醫歸有一僧奇偉

坐于門側曰翁何往 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

何妨至夜子時自能食 淳皇謝許為徒入家取茶

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後十年遷鍾離之西鄉時至

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門曰你家有一龍時 太祖

正在側又遷太平鄉縣庄村復有一翁指 淳皇曰

好一箇八十公公到了歸仁德追封尊號年符其數

南昌王與其子山陽王相繼歿時家貧甚謀葬無所

同里劉繼祖慨然憫其孤苦與地以葬 淳皇先夢

於彼築室今葬長子 淳皇嘗言我家出一好人知

他小兒能成否至四年甲申 太祖年十有七 皇

考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俱即辭世時遭疾疫

人事艱辛同葬于此今之 皇陵是也 太祖自念

嬰孩時多疾捨入僧寺及長 淳皇將許之 太后

不許因循未入釋氏疫癘既侵遂請于仲凡師事沙

門高彬於里之 皇覺寺隣人汪文助為之禮九月

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紅光近視弗見眾咸異之是

年早蝗十一月丁酉寺主僧以歲歉不足給眾食俾

各還其家居寺甫兩月未諳釋典乃勉而遊食南歷

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州崎嶇二載仍還於皇覺寺

久之見有紅衣道士在寺西北言這寺中有好人至

正乙酉也歲丙戌還舊里脩葺 淳皇 太后墳墓

經理穴壙潛居草野四載往來濠城有一奇士指

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至正辛卯穎毫

蘄黃有警皆繫紅為號壬辰春陷濠梁時元將至略

民為俘隣境騷動 太祖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出

為元兵恐紅軍至欲入紅軍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

於是 太祖禱於伽藍神兩不許一琰卓然而立後

同里劉繼祖慨然憫其孤苦與地以葬 淳皇先夢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三百五十一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二

三百九十八

至閏三月挺身抵濠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害之人以告滁陽王郭子興親馳活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遂以女 孝慈皇后妻焉未幾紅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王遂為所制執王於獄 太祖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之癸巳春城圍解 太祖還故里收殘民數百獻於上官授為鎮撫是時彭趙多凌辱人遂去數百人內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遊定遠甲午夏維處兵間染疾未瘥王聞義兵欲歸將說之 太祖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橫澗山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三

四百七

得軍二萬又襲元將營既遁得其民兵男女七萬又逐元兵駐師滁州仲姊駙馬引兒來從仲嫂亦至孟嫂攜幼眷屬復完及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時 太祖方駐滁州遣人賂彭趙得縱歸明年乙未 太祖轉戰和陽會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六月渡采石遂下太平宿于倉宇之下從兵不樂寧河王開倉視之見其有積謂 太祖曰事可基矣眾各乏糧欲劫 太祖傍有覺者以為不可爾君富室未嘗邀請今既乏糧當可求食其所屬要糧 太祖謂曰你將名數來聽我調發皆與你糧一時人馬雲集有

頡頏者部下收斃之眾頗定 太祖於是自溧陽破也先於方山陸寨至正丙申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北南不通令開平王急攻破之悉俘其眾遂克建康守南臺大夫福壽為亂兵所殺命為棺衾以葬且表其忠致仕元臣徐元之年八十餘目不能視聞 太祖出入言語甚奇之陳以濟世之略每聽用焉癸號施令禁無剽掠眾咸欣悅遂定都馬有勝兵十萬尋克鎮江廣德秋攻常州擒張士誠梟將士誠恐怖致具儀物 太祖命中山王暹之丁酉春取常州宜興長興寧國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四

四百七

德以歸取安吉縣徽州秋取池州楊州戊戌春取婺源州夏取嚴州秋取蘭溪州冬取婺州歲己亥取諸暨州秋攻衢州元守將宋伯顏不花降又取處州元守將石林宜孫戰敗克之庚子攻安慶拔趙普勝水寨敗陳友諒兵於池州九華山是年夏陳友諒復引兵侵太平寇龍灣 太祖預遣馮勝等合擊大破之斬溺數萬俘獲七千友諒僅以身免遂取信州辛丑秋九江陳氏偽都破之友諒退保武昌又安慶饒州建昌皆下池州土人羅友賢據神山寨將與張士誠連合數州震動命開平王討平之壬寅脩安慶城

太祖聞元將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害嘆曰天下無人矣江西龍興路陳氏守將胡美歸附袁州守將歐祥降封袁國公副將黃彬爲參政吉安龍泉縣彭時中降削平新淦州鄧明永新州周安山寨命都督朱正守禦江西癸卯友諒復陷南昌太祖往援撫定其民將歸有顛者隨來曰告太平或醉或蒸或不與飲食大飽復納一日又曰爾打破一箇桶爾做一箇桶匙異言是歲秋太祖親帥舟師千艘甲士十萬由九江往征友諒顛者隨之越撻之陽召問曰此行可乎應曰可更謂曰蓋以難乎以手拂曰上面無他的又謂你可偕行乎曰可有風諸軍捧舟泊岸顛無正語至湖口意在弃溺水中又復生來謁鞠躬舒頸曰你殺之謂曰且未殺縱爾去遂行莫知所之時與陳兵大戰彭蠡以夜繼日縱火筏焚舟風急火烈湖水盡赤其梟將張定邊遠走友諒中流矢斃士卒皆降甲辰春太祖親克武昌陳理降夏四月卽吳王位秋七月取廬州守將左君弼叛去九月中興守將姜珪降平辰州周文貴潭州王忠信平江州王世明歸峽衡州皆下歲乙巳寶慶守將唐道隆遁陳氏守將熊天瑞以贛韶南雄降四月取安陸襄陽十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五

四百四

月克泰州張士誠所據者丙午春取高郵執守將俞忠梅思祖以淮安泗州降陸聚以徐州降宿毫安豐皆下皆士誠所有地也秋命諸將率浙西師次太湖擒張士誠將尹義張士誠聚兵於舊館連營拒守大軍破之得降卒六萬冬克湖州十二月杭州紹興皆下遂進圍平江改丁未年爲吳元年五月取松江平杭州李勝擒萍鄉州山寨易華秋九月克平江執張士誠籍其兵二十五萬南通州無錫皆下乘勢克台温方國瑛赴海方國瑛以慶元降繼而國瑛等收諸京師就令廖永忠朱亮祖等南征閩廣中山王等北伐是秋取沂州王信遁取嶧州益都老保降取鄆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征師入杉關取邵武東甌王山海道入福州是歲不記月日太祖夢在微時暇遊居舍南見西北天上羣鳥如燕雀之狀大小數不可量蔽天而下又若鳩狀其中突出一仙鶴翔東南予回首顧之鶴失所在有青旛數行浮空而行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朱臺四面有稜角周有闌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扯之上立二人如金剛口若宣揚之態忽臺南向見幞頭抹額者數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美貌脩髯人世罕見回顧於我仍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六

四百八

往西北向夢在微中歸造嫂曰適天神過此我必得
罪出門乃換其景不在微時問天神何在傍曰朝天
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又逢數紫衣羽士以絳衣
來授我揭裏視之但見五絲問此何物道士曰有文
理真人服予服忽然冠履俱備傍一道士授我一劍
靶上如牙齒之狀特教我行未數十步東南逢皂衣
禿袖者露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往
西北予在東南行見一小川川南北有房東西十餘
間東宮衣青而立彼忽然夢覺此 上帝明命之驗
也明年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告祭 天地即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七

四〇〇三

皇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改元 洪武追尊 四祖
廟立 皇后馬氏皇太子先是祝天曰如臣可為民
主伏望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
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舊臘以來雪雨連晝
市坳陰晦及告祭行事天氣澄霽風色和暢香霧上
凝下霽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禎也是歲為 洪
武元年春二月諸將克延平執陳友定以歸建寧汀
泉興化漳潮皆下閩地悉平克東昌取汴梁元守將
李景昌遁走裕州郭雲降遂取河南嵩汝陝州皆下
進克潼關是月 上幸汴梁謀取元都四月取永惠

英德廣州道全柳桂林梧藤潯貴象鬱林諸郡皆降
七月海南海北咸歸附八月元都不戰而克元主北
奔師次太原時元將擴廓帖木兒兵尚盛中山王等
夜劫其營擴廓中傷宵遁平陽澤潞遼沁吉熾汾絳
蒲解州皆降二年巳酉春諸將兵次大同元將竹真
棄城走河東平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
鳳翔鞏昌臨洮皆下五月元將也速兵侵北通州命
開平王拒之遂擣永平略惠州獲元將江文清軍馬
以千數至大寧也速遁去進破開平元君深遁沙漠
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平章定住等得軍萬人車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八

四〇〇九

萬輛馬三千牛五萬是歲高麗來朝三年庚戌春命
岐陽王等北征應昌府獲元君孫買的里八剌及后
妃寶玉羣臣請行獻俘禮不許封為崇禮侯待之甚
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領
兵尚衆自河右衝突來攻蘭州城指揮韓溫固守不
下至定西駐馬命中山王等擊破之餘衆悉降擴廓
帖木兒單騎走西出四年辛亥春命將臣湯和傅友
德等伐蜀僞夏嗣主明昇降封為歸義侯四川平五
年壬子春命中山王等分兵征進和林獲其大官貴
戚無虛歲六年癸丑七年甲寅諭曹國公李文忠西

平侯沐英經理洮岷等處西番八年乙卯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吐番川藏掠烏思藏使者命寧河王往討
其罪覆其部落走之追至崑崙山斬獲以萬計十一
年戊午四月永嘉侯差人來奏安東沐陽縣鬼火昏
暮繁多 皇上製文諭之後遂熄冬征北邊將獻所
獲元臣賜元相驢兒書命西平侯等征進洮州三副
使喫唎子軍行祭告西嶽安南國來貢十二年己未
十三年庚申南番十三國歸附占城使至十四年辛
酉遣延安侯唐勝宗平處州山寇江夏侯周德興平
廣州谿蠻十五年壬戌遣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等征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九

百

雲南諸路克之郡縣其地仍用土官為守長以西平
侯玉英等守是年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九月庚
午 乃命葬孝陵之左先是病篤召秦晉王 今上
洎周楚入視疾經漸日久却藥不飲臨崩 東宮進
啟後事 后曰賞當功罰當罪任賢能無妄殺人子
孫必大吾家父馬公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母鄭氏
皆早卒滁陽王郭子興養為己女及笄嬪于 太祖
高皇帝 后親子五人東宮秦王晉王今上及周王
也女二人寧國公主適汝南侯姪梅殷安慶公主適
侯歐陽都督子倫 后性恭儉脫 帝於郭氏之厄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十

百

備糗忍飢以好生惡殺為戒渡江以來躬拜將帥親
慰其勞正位 中宮大抑親族府庫節用服澣濯衣
勸帝罷四方之貢四方荒旱以賑恤為本懲元之亡
以崇禮侯為子孫之戒中饋之禮既周 奉先之祭
無缺接下有恩均及諸子宮人有犯不屈於講論后
妃之得失及得疾勸 帝以任賢使能納忠去佞勉
子孫以勤學此其大略也十六年癸亥十七年甲子
十八年乙丑十九年丙寅二十年丁卯命楚王征三
毛洞克其巢穴又命將臣馮勝等征略遼東金山渠
首納哈樞降附封海西侯又命將臣藍玉等總兵十
餘萬追胡虜度大嶺之北取其傳國寶璽后妃王子
名王將軍三千餘人士卒男女八萬餘口橐駝馬騾
牛羊無數元主單騎深遁朔漠空矣二十一年戊辰
二十二年己巳來降達軍粉紅等作亂自常德直至
延安野豬峽方獲殲之二十三年庚午命 今上將
兵征迤北元將乃兒不花克之二十四年辛未二十
五年壬申命涼國公藍玉征雲南建昌月魯帖木兒
平之是年徽州兩當縣妖人作亂遣長興侯耿炳文
往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
薨謚曰懿文九月立皇太孫冬 上患熱病危甚俄

赤脚僧詣闕下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至

上初不欲見之病進藥 來未辨其真偽合見之出

與之見進藥二等一曰温涼藥二片一曰温涼石一

塊其用之方金盆內盛水背磨之以服 上從而

服之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徧體搖掣藥之効也

是夜病愈精神日強其藥香味若菖蒲丹砂鮮紅色

沉陸盞內命 肅王於 奉天門設座聽朝政二十

六年癸酉二十七年甲戌二十八年乙亥命都督楊

文征廣西蠻寇命秦王將兵征吐蕃回還以疾薨謚

曰愍二十九年丙子 肅王奏遣甘肅都指揮等征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十一

洛三頁五

沙州昔耳丁達冠平之三十年丁丑二月命 肅王

監軍北伐不果行命楚王湘王率都督楊文等征五

開洞平之是年 上親製文告 天其略曰賜良弼

於後嗣委黔黎於兩間三十一年戊寅三月晉王薨

謚曰恭召 肅王慶王歸朝閏五月十日 上崩于

西宮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 孝陵淑妃李氏

殉葬謚曰 高皇帝廟號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長

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晉恭王第四子

今上第五子周王高后所生也諸母所生者第六子

楚王第七子齊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魯荒王

第十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

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郢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

所生也第十一子湘獻王第十三子肅王第十九子

韓王第二十子潘王皇貴嬪所生也第十四子遼王

第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皇貴人所生也第十

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所生也 皇兄

南昌王長子山陽王先 淳皇薨次子曰文正文正

之子曰除名靖江王守謙守謙嫡次子贊儀封靖江

王餘子皆封鎮國將軍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

度始渡江時首見羣雄多淫洏肆傲自誇為驕 帝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十二

洛四頁五

獨克已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

倦書宋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觀內

正嚴明宮閫遵職不預外事宦寺給使無所專領勤

于聽斷四鼓而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間輒與諸

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寒甚暑未

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出視朝凡有陳論者無問卑

賤皆引見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

節於自奉食不用樂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

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羣臣必

正衣冠漢吳之滅躬拜大將以謝其勞訓諭羣下徵

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辭義森蔚非致思者所及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府庫所儲於宣力者厚賜不少顧惜敬天地嚴於禮祀先期齋戒出宿外殿動必由禮至期行事秉圭促武夔夔兢畏若神降臨如在始時分祭南北郊

帝謂父天母地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遺制為崇宇並列合祀六宗百神各築壇左右以從享高明闕壯古莫與偕革嶽鎮海瀆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有功德者于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十三

五

節之臣或官其子孫之有勲勞者郡縣皆設壇以祀餒鬼或遭災變省躬自咎輒肆赦宥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為涕泣於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郡府州縣皆有學斥租米數百萬以養新士作太學數千間孔子廟木主為位不以像設乘輿臨視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人海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四方每歲行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紀淑慝示懲勸命佛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導以遷善諄諄數十萬言所為文章數百千篇皆可傳誦法令紀

綱禮樂制度事物範防靡不脩具煥然可述天下久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者祖訓昭鑑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為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至於疾大漸梓宮遺詔皆預營度山陵之制務存節儉器用陶瓦服無金玉嗚呼可謂神聖之極矣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終

紀錄彙編卷之十二

十四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龍興慈記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子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
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手寫卷完餘刊三百十八

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挿之去 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挿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 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為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

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壅為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熙祖陵龍瓜發自中

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挿天為遠案黃河西繞元未東開會通河遠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為襁今名紅羅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三百五十四

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知天縱主僧禁縛之堦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溷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挿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為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

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
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
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
追問之 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
江淮訛言接新天子 聖祖立于什碑跣石龜背
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
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
曰腰間寶劍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
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三

宋言六十七

上新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
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
問系曰 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剷削不平義之
決宥釋細故仁之寬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
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
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
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汗之
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
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火砵一塊

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
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

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

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
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
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

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
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
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四

宋言六十九

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
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窻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
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
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
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
安思 聖上奕基耳命基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
之命脈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
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

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
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
縛之卽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
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
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示曰篤生 聖君
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
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
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 聖祖神武惟誠意伯
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五

三十一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

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

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

恩露重寧碎玉塔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

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

曰鼎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

斗井鬼用杭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杭米烏麻

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煑熟青黑豈軫用莠稗

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棗棗豈房用酒肉心危

用杭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

用烏肉虛川烏豈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川大麥
飯并肉胃川杭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張金卓
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
鑽紅綿割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不倒
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椅芒頭不到
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陛下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
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
曰先割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割五肉宛然臨刑
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六

三十一

言割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

儒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

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

出濟定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

天生賢以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

曰用世才天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

何曰彼亦恐不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

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

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

用英賢之眾戀主之恩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 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

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

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

後入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

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

聖上憐臣 賜二宮女 恩莫報也今若此有

孤 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七

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

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內開平回不見其妻

驚成癩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

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浴功臣

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

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

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

人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誑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

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

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 登極錄壁間

詩攜子奏 聞卽 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

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 聖

膚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

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八

有封侯者噫眾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縹緲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

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

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

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始佛

之轉世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

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胡惟

庸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胡藍二

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

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于佳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夷腥首開華治上天經星降靈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國初禮賢錄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東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

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

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

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

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

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

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

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為宜選拔江

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

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

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

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

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三百五十三

書為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

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濂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

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濂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濂

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濂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

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濂歸

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

言事當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又嘗侍

上語及齋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

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

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

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

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

後繫之可盡擒也眾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

果有雲起如基言眾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三

三百七十五

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姪綺之賜濂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

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

語以書意且賜書荅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

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

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

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

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

仁僉事王壽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不知所

為 上遣劉基諭溢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

也既而胡琛以兵入閩陷浚處州之境皆動搖上

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 前任浙

東僉事無狀同列皆獲罪而 臣獨蒙寬宥今若加

陞擢則益重 臣過疆場之事 任之萬死且弗避

副使之命 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

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首將

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括蒼州或謀翻城應之

守將夏殷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

之基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

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

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舊

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

帥祁興李文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

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為游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

統於理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

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

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素畏基之威

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

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

貢 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

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閣下而不名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章溢洎浙東

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餉之溢以為

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

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

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

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

望之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

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

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初以葉琛為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上以劉基為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羣臣震懼基密奏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六

元隆
三百六十一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許章溢曰

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

非詐也以其事聞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

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溢因留其使厚存郵之

張士誠平後張景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

也上領之承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為上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七

萬壽
三百七十二

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

初海隅既寧章溢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

良苦候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平上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入閩而存道守處州溢既

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

拜謝不敢當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

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

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

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

卽日詔文忠出師如溢策

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為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

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言

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

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

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

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
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

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以宋濂為翰林學士令總脩元史時編摩之士皆

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

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

之功居多

上剖符功 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

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

為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乃已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

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

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

好故能致之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

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 天地宗廟

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

上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棄信也

上不懌而罷濂繼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

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

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

行無能成茲事者濂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官齋奏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比 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 上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

基至賚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 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歿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丁憂

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臺闕人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感疾益深遂卒

計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惟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知相

無逾於先生基曰 臣非不自知但 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為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

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欲構陷劉基乃使人誅老吏奏基欲

求淡洋宅為墓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策以逐其家 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咎自責而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已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 臣少無他長惟文

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 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

且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日又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

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悼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

可傳于後世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起也

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一月而

費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

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 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

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

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

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封

詞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十三

三十三

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

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誦人之短寵辱

不驚始終無異其誠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

之賢者矣濂至家後復入朝 上佇想已久廷問

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日侍 上遊觀侍食

於便殿曰晏始退留朝七旬以歲暮辭還 上復

遣中貴人賜以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濂子璉曰

爾父道中無恙否璉以安對 上復謂璉曰朕疇

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

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十三

六十五

吳寬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上下淫樂政益

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

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

並以敗鹽為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

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弓兵丘

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百五十五

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陵侮者更縱火焚

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傍近

場招集少年行至少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

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于

仁眾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

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

招諭士誠初請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教以自效

時初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

使趙璉為叅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

誠治划船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

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鬪

被賊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既宥

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即前擊賊

賊以槊撞璉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璉字伯

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路總管多善政時齊

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於是士誠

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哲篤鎮

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

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

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還繆稱賊已迎拜但乞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百五十六

各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

身授士誠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

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既有官軍逼高郵士誠顧授

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來汝拘留詔使罪

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為賊即罵不絕口賊怒剛之

昭字克明歸德人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給言

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

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

如鐵豈為汝屈耶遂推碎其膝而剛之然元猶冀

士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

寧路錄事孫撫輔行撫入城及覆論之初若聽從而拘之他室間餽一食或令其黨捶之肆其陵侮爲不卹也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能前與普

步兵三萬保取之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銜枚趨寶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自將攻北門賊賊援軍望之按不追總兵者遣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

上方元

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懼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賊欲生致之普叱罵曰我即石都事也益戰不屈與後三十人俱死之普字元周徐州人有張氏女賊入城知女有姿色叩其家索之不得已從過河投水死又有高氏婦出避兵亦縊死道旁空舍中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迺率兵禦之皆

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慕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之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四

上方元

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棟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爲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屍爲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屍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殮葬于虎丘之華李當椿死之明日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穎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畏賊避匿于婁

門十八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
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秦輩棄之相率遁去士
誠旣入郡城即承天寺爲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
復射三矢于棟上乃改平江府爲隆平府立樞密
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
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
叅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立鎮海萬戶
于太倉士誠旣居吳頗好士若元臣郭良弼董綬
皆爲之用濱州有楊秉文載者以江浙行省左右
司郎中方坐罪免官寓松江二人言乘于士誠因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

三十九

遣其下張經招之乘曰良弼綬皆王臣今旣失節
又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何如乃
日與客痛飲經促其行愈急遂整衣冠縊死孫搗
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
郵語洩並被殺搗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
又有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洩亦被
殺夷其族并其妻族次縛其妻子于武陵橋上將斬
帥之子惜其姿容令刀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
命婦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復脅之
益憤罵不已顧所謂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六

三十九

買棺合葬我父母我則祈于夫側竟就殺人稱周
烈婦云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州民黃仲起妻朱
氏有女臨安奴兒兵至倉皇言曰我別母求一死
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
守此朱氏懼受辱與其女俱縊死其妾馮氏亦死
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
死丞相達識帖睦爾畏士誠兵勢遁去平章左丞
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
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
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
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淫虐人愈苦之張氏旣
有浙右於是我太祖高皇龍潛濠城陰有安天
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壤
數交兵是月士誠以太祖初克鎮海遣舟師來
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
勝攻常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太祖遣人諭之
曰士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
鄰必有間儻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
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七
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東壘擊之大

破其衆復攻圍之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爲其兄謀主今爲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疋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間屢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興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七

三百七十九

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即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爲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事及諸將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齎書詣建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爲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

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被留于吳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比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據如初

十八年戊戌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遂封楚國公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八

三百七十九

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初士誠之臣服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

臣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即棄官稱疾而隱會稽楊維禎爲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孚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二千餘里濠爲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九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

劉福通等據其城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

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

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亦擊敗而去

七月士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亦厭完者驕

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

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其弟士

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

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害乃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治官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有智識尊爲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違其封王之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時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誦事之數媒孽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

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質授

王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

索其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

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

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

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

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

之士信自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

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其境卒欲取

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乎禍亂

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

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放讒多端襲

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追今命大軍

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迓竄無

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

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

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

剪士誠羽翼達兵出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

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

遣來吾自處之達既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

淮安壩上進圍泰州新城時士誠援兵自湖北來

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

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

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

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

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

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

疑有他謀請為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

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

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

彼時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

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

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

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

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

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

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

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

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

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

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

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月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

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

去甚適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

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

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泰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緘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吳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三

三十七

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

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三十九

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既可之復書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

郵已而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
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略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
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
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
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
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
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
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
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敵徐義狼狽
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五

三十一

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達
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
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
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
率兵千入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太祖
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棹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
自宜興還亦督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齊登城一
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
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
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

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
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虜
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
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騾港夜往
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卒三千舟師
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藉軍馬
府軍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仙華
雲龍守其城遂進攻興化先是太祖命圖淮東山
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令
達以兵絕其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復遣襲希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六

三十二

曾潛往濠州說李濟下蕭把都亦以城降遂
議進兵浙西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
曰張氏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
可不討諸公其孰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
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
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太
祖曰彼昏淫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終為後患彼
疆土日感長淮東比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
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張
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

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爾其居中用事者王蔡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峰於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鑒之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七

卷二十九

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數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收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陵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視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欽法役四十萬人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八

卷二十九

溼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克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五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令兵渡江賴天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九

卷之二十九

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觀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叛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克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搗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已隆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適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劫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二十

卷之二十九

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因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疆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職來降予賚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勝旣而復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

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
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
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
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驤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
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感天驤輩懼俱斃必併力
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
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
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蘇取
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

卷二十九

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
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
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
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
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
言則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
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
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
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
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

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左丞張天
驤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
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
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驤達自中路攻子實
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寶敗走欲
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
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驤子實皆不敢戰
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
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驤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
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

卷二十九

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
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
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
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
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
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
爲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
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阜
林之外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
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

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
其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
二千餘人是月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
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
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士
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
勢將還報遇春以兵阨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
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
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二

卷二十九

于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出
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
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
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
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拒
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
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
夕晟亦降是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
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
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鎮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三

卷二十九

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
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
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
直前奮擊眾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
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
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
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
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
至父老進賀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
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
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既降
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
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
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
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
張天驥總管陳昧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
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洲圍其
城參政李福知州楊藝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
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為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
守諸暨與士誠連境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一堰

水發諸暨被沒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
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
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耻無權勢出
怒言且言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知府樂鳳
執夢庚及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馬軍叛投
紹興及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忠遣人
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
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
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
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五

三十九

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
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
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
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
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
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
民亦濟時之急務竊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
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
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
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

單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
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土誠
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
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引文忠叱去
之進原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
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
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
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佐
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
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達軍至姑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十六

三十九

蘇城南鱸魚口擊敵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
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艦千餘積聚甚
衆達兵遂圍其城達軍荊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
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
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仇
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各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銳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城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
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

水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殲允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至是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某成左脇中又死成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厚餼歸于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

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節制仍下令曰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予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又不得已而用兵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

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與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旅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于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的有主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

律論罪其潘平章等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今論中外知悉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蠶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書至士誠

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決戰規城左右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閩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比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錢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舍夫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五九

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已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某氏得其屍以綿裹骨抱夫投水以死是日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請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彀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

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九

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熟屢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

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實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一

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耻最少一妾段氏跪請即死遂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縊死元紹斂其屍焚之以骸骨瘞後圃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

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閘門新寨遂師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月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收毅降士誠舍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一

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遠遣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縊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及復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對門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臥不肯起乃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逃不

知所終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
申明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
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
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民晏然初吳
中有十七字市諺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葉一
夜西風來乾別蓋當時用事者有二麥軍皆迂濶
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諺云凡獲其官
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參政馬王
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及
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百七

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
皆送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有單大舍者爲揚州
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是生擒至太祖命居
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
之始改平江路爲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太祖
以城始克慮通州驍潰命秦州指揮孫興往取之
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
謂火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
降初天祐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百七

廷瑞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
吳地悉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
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疋遇
春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
疋廖永忠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祖
華高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
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
興以來天下豪傑分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
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
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強兵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
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勤如王國
等沒於王事而不得預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
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
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
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
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
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無狃於暫安而忘永逸無
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
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
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太祖語之曰公等還

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

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

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

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

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

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

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

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

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

三

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

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

早定非特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

志一時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爲真富貴乎

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

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易

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歸有

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以游談

之人濟以脆輒之卒上下逸豫遂忘遠圖終焉

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使張

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

子孫何至國感城破身爲俘囚如劉鋹邪雖然

倔強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

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

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叅以史書所載爲錄以藏

之後世必有攷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三

三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